

中国现代史

潘强恩 编著

和平解放西藏



远方出版社

第二十八卷

和平解放西藏

潘强恩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中国现代史丛书/潘强恩编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7

ISBN7 - 80595 - 482 - 8

I. 中… II. 潘… III. 现代史 - 中国 - 1919 ~ 1949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106 号

中国现代史丛书
和平解放西藏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19 字数: 4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482 - 8/K · 27

定价: 798.00 元(全 28 册)

目 录

危难临头起争执.....	1
刘文辉赴鸿门宴	10
再次苦谏终不成	16
胡宗南儿女情长	26
胡宗南作替死鬼	31
龙兴寺总部行动	40
蒋介石诀别大陆	51
战前的军事会议	59
韩诚烈因祸得福	64
无法返还的船队	77
孤军作战无后援	88
范文绣悲壮英才.....	102
壮士浴血金门岛.....	113
唯一生还王玉兔.....	132
蒋太子金门劳军.....	140
临战前的海南岛.....	145
无肉可挖疮难补.....	149
海南防卫化乌有.....	155
舟山岛上红旗飘.....	164

驱逐汉人的黑风.....	183
求统一活佛遇害.....	189
以战促和显威力.....	197
受震摄达赖亲政.....	206
阿沛赴京谈和平.....	211
蓝天飞起和平鸽.....	217

危难临头起争执

成都。早上8点55分，蒋介石刚用完早点，胡宗南就驶进北校场大门，来到蒋介石的临时官邸。

照例和往常一样，胡宗南请过安后，沏上茶水，再点上自备的香烟。抽了几口，胡宗南重温了退兵计划。言辞之坦诚，确使蒋介石有些动心。胡宗南退兵有二条理由：一可保存实力；二可挽回国际威望。确切地说，群臣“父”“子”都很真诚，但意见却大相径庭。到最后又是一顿不快的训斥。训人的校长气鼓气胀，被训的学生缄默无语。只得在官邸不欢而散。

胡宗南离开10分钟后，陈希曾报告：毛人凤到了。

毛人凤曾经是军统的内当家。此人很有心计，又藏而不露。戴笠坠毁在南京以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大派之争夺更为突出。为了达到“分割而治”，蒋介石委派了家乡学生来担当了主干——保密局局长。

毛人凤走进蒋介石卧室，报告说：刘文辉方面，还没发现大的异常。只是，11号公馆终断了密码。

蒋介石沉吟半晌，才心事重重吐出几字：“继续监视，勿擅自行动。”蒋介石已如此作了周密的准备：倘若刘文辉不从，或送往台湾，或“格杀勿论”！

毛人凤走后，蒋介石便在临时官邸的朱漆地板上缓慢踱着。步子沉重。他立在窗前，定定地盯着窗外，盯着那由近至远的团团迷雾，若有若失，鼻子里竟凄然有感地哼起了民国国歌：

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

“父亲！”蒋经国轻轻唤道。

“噢？”蒋介石侧过身，来不及拭去那滴孤寂的泪。蒋经国投去了劝慰的目光。他深知，大陆战势，已成定局。姨娘宋美龄去华盛顿求援无望，心灰意冷隐居了美国。剩下的，除了一个胡宗南，跑的跑，降的降……

“父亲，你还是不要太伤感了。”见父亲没有异常表情，蒋经国谨慎跨近两步，“父亲，依经儿认为，胡宗南计划完全可行，是明智的。他8月和11月两次进谏，方才又向你第三次进谏，你都……”

蒋介石疑窦顿生，一脸惊愕！

“怎么，经儿，你也听信了胡宗南的话？”

“父亲，胡宗南是难得的将才……”

“住嘴！我不听！”

“不，父亲，从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从保定军官学校到日本振武学堂，多少年来，您风餐露宿，忍辱负重，不就是为了这支军队？你常教诲经儿大丈夫要能伸能屈如清廷之栋

梁曾国藩一样，力挽狂澜，现在国军危在旦夕你怎么能一意孤行……”

“娘希匹！”蒋介石怒不可遏。

“父亲！……”

蒋介石父子谈崩了。

第二天，仗着是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再次到北校场“苦谏”，蒋介石再训。胡宗南走后，蒋经国决心要说服父亲。他换上长衫，关上卧门，准备不管蒋介石怎样训斥，他也不走了。

蒋经国可不是胡宗南。在司徒雷登的眼里，他是个很有希望的“改良太子”。想当年，国民政府因政治和军事迅速失败，上层社会和中央集权的惊人腐败，经济上已达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这一危局，是年的8月13日，在司徒雷登的策划下，一个“经济紧急处理方案”出笼了。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督员”，带着他的“太子系”，浩浩荡荡，开进上海。两天之内组织了12339人的“打虎队”；武装搜查了数以百计的大工厂，大商店，大富豪；判处了泄漏经济情报罪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暴尸了囤积粮食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尼、大队长戚再玉，银铛入狱了世商大户达六、七十名，就连上海黑社会巨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显赫中国的“四大家族”、“江浙财团”之一的孔祥熙和宋霭龄之子孔令侃，也未能幸免于难！白皮肤和黄皮肤第一次领教到蒋经国的霸道作用，为此，外国记者以贬为褒地称道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而中国买办富豪则咒骂他为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宋美龄与蒋经国结下了水火之仇！却只有杜鲁门和美联社清

楚，实在是因为对这个政府的“平津之战”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6000支步枪、14000挺机枪和26000挺冲锋枪等美式装备的羞恼，美国停援以后，全仗着这位太子的霸道，才支撑了蒋政府延续了一年！他是他父亲的支柱！

可是，谈话才刚起了个开头，蒋介石就暴跳如雷。他满面怒容，嘴唇颤抖，“反了，反了，哼……”走了几圈，不见蒋经国作声，蒋介石发怔地调过头来，见蒋经国仍然毕恭毕敬地立着，不但不畏惧、不慌张，反而显得更诚恳。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蒋介石一下被他感染，这情绪渐渐扩散，在胸中变成了个不可言状的东西。他摆了摆手，无可奈何地放软了声音：“经儿……唉，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少将军啊！”他缓缓地挨近了儿子，颇有些慈父之情地端详着：儿子老了，有几尾皱纹。他有些内疚。虽说儿子是过分了些，但毕竟是替他闯着难关。

他颤动着慈父的泪花，轻轻拉住儿子，一同在卧室的沙发上坐下。儿子也许是对的。胡宗南也许是对的。但他们都误解了他。正是为了消灭刘文辉，为了使刘文辉与共产党两败俱伤，他才……唉！

“方良和孩子们怎么样啦？”

他关切地问儿子。

见蒋介石恢复了常态，蒋经国心头也很快释然。他太了解他父亲了。父亲对他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就表示赞同。他理了理纷乱的头发颇为自信。他想最多三天，三天以后，哼！

——他错了！此刻，蒋介石是既在当年，又已非当年！

形势不等人了。决战与否，退兵与否，决战要有决战的

准备，退兵要有退兵的布署，总不能老居在两可之间等待挨打！

临近傍晚，中央军校本部大楼的紧急会议，激烈的争论还没结束。正在发言、摆出一副咄咄之势的是中华民国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诸位都是党国栋梁，戡乱复国反共之精英，秦王朝当年靠的什么？而楚霸王流芳又靠的什么……”

“佩服，佩服。不过宗南也要提醒提醒，川西坝子，既然没有万里长城；我们委座，也没有闻到四面的楚歌，还有一条路能够使党国这些复国之精英成其为君子，为什么要去做小人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要以为有 40 万军队，就可以对党国为所欲为！”

胡宗南一拍桌子：“委座在上，胡某也要奉告一句！不要以为你有油盐柴米，就可以对我们这些省外为所欲为！”

“喂喂喂，俺可不是来听你们扯皮的哟！”阎锡山敲着桌面。

“都不要意气用事嘛，都不要意气用事嘛！”张群开始发言。

今天是战略走向的关键性日子，巨大而洁的会议桌三方，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顾祝同，北线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中华民国西康省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中华民国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还有各院、部、长官公署、集团军总部的要员、副长官、参谋长、副参谋，陈立夫、朱宗骅、肖毅肃、钱大

钧、邓锡侯、潘文华、王缙绪、罗列、浓策等……都表情各严峻而紧张地围坐在一起。蒋介石照例坐在上首，紧抿嘴唇，一言不发。刘文辉则注视着会议的发展。会议随时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坚持决战，调集所有的部队，把成都打垮、打烂，最后将他押送台湾；二是蒋介石改变计划。刘文辉清楚，蒋介石心理极难捉摸，他可以一分钟以前是河东，而一分钟以后，又出人意料地到了河西！如果蒋介石突然改变，那么，成都就危在旦夕！

刘文辉面临着严峻的时刻。

国军在继续向成都撤退。从川东、重庆撤下的机械化先头部队和胡宗南的三大兵团，已驻满了方圆几百公里，参加义举的三支部队当中，他所能直接指挥的二十四军，除了董旭坤团，全军大部必须扼守住成彭公路和乐西公路，以截断胡宗南退路；九十五军的二九五师，已拨归胡宗南建制，驻扎在成都、彭县、新都、灌县的二二五师，又处在铁桶一般的重围之中；而直到今天，北线的人民解放军还在摩天岭、米仓山；南线的人民解放军刚刚攻克赤水、叙永！蒋介石改变计划，就可长驱直入攻破西康；又势必要逼他调集兵员走上对战的第一线！

形势十分严峻，刘文辉第一次感到事情棘手。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切的一切，凭着他满腹经纶满腹韬略，都风风雨雨地挺过来了。可直到今天，他刘文辉才真正地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无力，那样的不自信。蒋介石不时地注视着他、扫瞄着他。他暗暗告诉自己：不能慌，沉住气。

此时此刻，邓锡侯早已按捺不住。他发了五次言，声音

已经沙哑。只是没有插话的空隙时，才暂时沉默。

去年，国民党战场开始失利，3月，蒋介石派员飞抵成都，令他调运军粮十万石，以支前线，邓锡侯既不调粮，也不央告，对蒋介石的派员冷笑一声道：“四川人的粮食，四川人吃，不给！”蒋介石恼了，召他去南京。但他并不后悔。他邓晋康生在四川，长在四川，不为四川的百姓着想，算个屁省主席？

果然，蒋介石终于亮出了底牌。

——他被罢免了省主席职，王陵基接替了他。

他从此和蒋介石结下了怨仇，也和王陵基结下了怨恨。他要让王陵基和蒋介石看看，他邓某到了这番光景，也不是块好宰的肉！

会议象炸锅的开水，邓锡侯耐着性子。主张决一死战的有八十八条道道九十九道弯弯，主张保存实力的也有八十八条道道九十九条理由，众说纷纭，莫一是衷。蒋介石照样不发一言：吵吧，让你们吵吧！王陵基得志猛烈进攻，目空一切，咄咄逼人。

胡宗南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比军衔，王陵基比他矮两个级别；比实力、比亲疏、比人心，王陵基更是个仗势的小人！但，当他看到刘文辉，看到这个只可意会不能言明的军政要敌，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方舟先生，党国危难，众志有责！宗南力主保存实力，决非苟且偷生！林彪在川南虚晃一枪去了滇南用意何在？刘伯承主力猛攻重庆用意何在？”他大步流星，猛指地图，“贺龙正在翻越摩天岭、米仓山、南北合围……”

忽然，胡宗南看见了蒋介石目光。这目光中有愤怒、呵斥、失望、悲切，他心一横：“难道，党国的教训还少么！淮海的悲剧还不够么！”

再也不能等待了，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邓锡侯立即接上说：

“胡长官说得有理！刘伯承、贺龙这两路共军，加上李井泉的十八兵团，少说也有百十来万！成都平原，无山少垒，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与敌正面接触。部队垮了，对党国无益，地方霉烂了，老百姓要咒我们的！”

王陵基锋芒一转，“啪”地一声拍桌子起立：

“邓晋康你居心何在？是不是想把枪缴给共产党！是不是要集合起全城的老百姓，欢迎共产党！”

邓锡侯脸涨红了，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王陵基，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莫得部队，你怕个屁，打垮打烂与你无干！可你不要忘罗，胡长官的40万精锐，还有我们这些各路杂牌，是委座在大陆最后的本钱！”

王陵基讥讽：“你怕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哦！”

邓锡侯回击：“我看你才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王陵基皮笑肉不笑：“你不要激动嘛！”

邓锡侯嗓门更粗，却也皮笑肉不笑：“那你龟儿子在激动啥呢！”

眼见天时不早了，蒋介石看着这骂街的场面，再看看一直还稳坐钓鱼台的刘文辉，心上顿起一股怒火。本来，他是想让刘文辉争取主动，确切地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为刘文辉开的，看看他能不能心领神会！现在却不能再沉默了！于

是，他霍然起立。

“都勿要骂大街了！要你们争讨的，是怎么打，而勿是打不打！”

蒋经国震惊。

“川西决战，势在必行，一切服从决战之大略……”旋即，蒋介石浮起了淡淡的笑意，盯着刘文辉，“自乾将军，你一向是很有城府的嘛，依你看，这一战如何打啊？”

“哦”刘文辉心里一阵发紧，却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地回答，“卑职一向以总裁明鉴为指南，总裁总揽全局，我等只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还是以总裁明示为方向，总裁认为该怎么打，卑职就怎么办。”

“嗯，好，好。”蒋介石神情扑朔迷离。继而，不容分说地下达了命令：“自乾将军，请你与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及其地方民族首领，迅速组织百万民军，于七日内，分批向四川开拔。散布在康、宁、雅三属的二十四军野战部队，五日内，集结于雅安军部，必要时，中央抽调一千辆卡车，赴康军运。顾总长。你立即在军校本部大楼，设立川西决战总指挥部。岳军将军，自乾将晕，宗南将军，晋康将军和方舟将军，要精诚团结，配合总部，指挥决战，三日内，务必拿出详实具体的作战方案；自乾将军和晋康将军，请你们三日后，与胡宗南将军合署办公，另外，”蒋介石略顿，脸上的笑意重新恢复，“中央已备特等专机，自乾将军，你看，你和川康将领的家眷亲属……”

所有的目光聚在了一起！

刘文辉头上沁出了汗珠。势态发展如此之快，既在意料

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何去何从，他何以决断！

即日，北校场中央军校的本部大楼，发布出第一道紧急命令！由川东、重庆向成都撤退的各路国军，阻滞刘伯承部向成都推进，争取时间迫康军入川！

惊心动魄的72个小时开始了。

刘文辉赴鸿门宴

矛盾急转直下了，潜在的、明摆的、前台的、幕后的矛盾，一下子集中到刘文辉身上。蒋介石飞落才五天时间，五天！

——这是明枪，也是暗炮。较量开始了。

0时5分，刘文辉离开了驻蓉电台。大街上一片死寂，公馆里也一片死寂。刘文辉走下座车进入卧室，侍卫官替他把手帽挂好，他便昏昏沉沉地躺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刘文辉听到了奇异的扭音，他一下从梦中惊醒，床前立着侍卫。他条件反射地看了下表：上午8点。

“主席，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来电话，说委员长今天请你赴宴！”

“赴宴？”刘文辉余悸未消又添惊愕，“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上午10点，骡马市荣乐园。”

现在，有多少人赴宴已无关紧要了，是不是“鸿门宴”也无关紧要了，反正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蒋介石是冲着他才设下这宴会，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要紧的是怎样灵机应变，熬过这最艰难的几天时间。大街上交通已经终断，从骡马市街口到荣乐园一旁的“丁”字路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身着黄军呢佩持手枪的中央警卫部队，一直排到荣乐园餐厅的大门厅和大门厅深处。刘文辉和邓锡侯几乎同时到达，跨下卧车，二人相互深沉地对视了几秒。从荣乐园大门厅到大门厅深处的大堂口，立刻传起响亮的禀报声：“中华民国西康省刘主席、陆军第二十四军刘军长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邓副长官到！”

蒋经国率先迎了上来，传来的却首先是蒋介石的声音：

“啊，自乾兄，晋康兄，二位快进来坐！”

刘文辉、邓锡侯慌忙迎上。刘文辉道：“总裁，今日您如此盛宴，真使我二人愧疚不安！”

“哎，”蒋介石笑容更舒展了，“勿要客套，私宴不分等级嘛！平日城我忙于国事无时相聚，今日么，勿要拘束，啊，勿要拘束，岳军，你说么！”

张群急忙接答：“是啊是啊，都是总裁的老部下嘛，就不要拘束。来来，”他又神采奕奕向济济一堂的大厅挥了挥手，“啊，各位都坐，各位都坐。”

刘邓二人入了首席。宴会开始，蒋介石讲话。

“自乾，电文发出了吗？”

就在蒋介石讲话的时候，张群开始向刘文辉询问。声音

很轻，象一缕悠远高缈的雾。

“岳军，什么电文？”刘文辉心脏在本能地下沉。

“调集兵员的啊！”

“哦……发出了，早发出了。”

张群沉吟，少顷，微微一笑：“回电了吗？”

刘文辉很恼火，这个无赖！嘴上却说：“哦，回了，回了。”

片刻，蒋介石讲话完毕。刘文辉不紧不慢掏出电文。蒋介石视而不见，以水代酒敬劝各位。看得出，他非常满意。

电文两份！

全军按令行动，力争五日内结集雅安。

陆军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

“已传令各部队首领集民族武装，民军首批于近期开拔。

民国西康省政府代主席张为炯亲即。”

然而，就在张群看电文时候，大厅里响起了陈希曾的脚步声，一直响到蒋介石身旁。

蒋介石一怔，很快，放下杯子，起身，走向大厅的出堂口。

一个沉重的影子，便骤然地推到了刘文辉眼前——毛人凤！

刘文辉头皮“嗡”地炸开了，象是被谁猛击了一掌！

电文被西康接收了？电码被保密局译出来了，这个二戴笠毕竟就在戒备森严的眼皮之下。他感到整个身体都在流血，爆涌的腥血和油腻腻的汗珠渗在一起，就要挤破他有限的心脏。怎么办呢，他知道事情一旦败露，马上就会招杀身之祸！